

杨柳青青

□ 刘尔明

春分节令后,和煦的风翻山越岭,把暖意送到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。当吕梁山的残雪还凝着最后的一丝寒凉,当黄河的冰凌刚裂开细碎的纹丝,路边、河岸的杨树、柳树,便率先挣开了冬季的桎梏。抽出嫩嫩的芽苞,晕开一抹抹清浅的春色。这春色,不似江南的婉约朦胧,却带着晋西山区特有的爽朗与坚韧。在黄土高原苍茫底色里,勾勒出春天最鲜活的模样。

家乡的土地上,杨柳树栽种多,路旁河边、村口街道,杨树、柳树随处可见。杨柳树接地气,耐寒耐旱,不择地势。只要有一方泥土,便能扎根生长。

春、夏、秋,杨柳依依、柔韧多姿、绿叶覆枝、勃勃生机。秋去冬来,它们褪去繁叶,枝桠遒劲地伸向天空。平静而洒脱,立于黄土地。彼时的杨柳是黄土高原的底色。它迎寒风、顶霜雪,沉默倔强,守着冬日的漫长。

直到缕缕春风掠过吕梁山的梁峁沟渠,杨柳便像是被唤醒了一般,悄悄酝酿着生机。最先冒出头的是柳芽,米粒般大小,裹着一层薄薄的白绒毛,从褐黄的枝桠间钻出来,怯生生的,却又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。这嫩芽,不是杭州西湖边柳芽的嫩黄娇柔,而是带着点浅绿的黄,像被阳光轻轻吻过,透着一股子硬朗的鲜活。

站在柳树下,伸手触一触那些苞,指尖能感受到细微的颤动,那是生命拔节

的力量,是春天活力的一点点渗出。

清明节前,柳芽争先恐后地冒出了头,由浅黄色的惺松“柳眼”变成狭长的披针形。嫩生生的碧绿、薄薄的细叶,挂在柔枝上。绿柳是春天的先行者。

杨树也不甘落后,追着柳树也伸枝抽叶了。新长出的叶像小小的绿扇均匀地分布在枝条上,风一吹哗哗作响。初春的杨柳在阳光的照耀下,伸展的枝条闪烁着翠绿的光泽。

山区的杨柳总是依山傍水生长,溪流和清风是杨柳最好的伙伴。叮叮咚咚不舍昼夜的溪流,绕着杨柳、抚着树根,缓缓的春风吹着绿叶柔枝,皆是物候生命的彰显、是高原春天的风情画。

星期天孩子们不上学,喜欢在大路边的杨树林、河边的垂柳间玩耍。男孩子们爬上柳树折一根

枝条,拧成柳笛,嘟嘟地吹着,那声音不似竹笛的婉转,却带着吕梁山的清亮。声音穿过河边、飘过溪流,在山谷中回荡,引来了几只麻雀扑棱棱地落在柳枝上。与柳笛的管音,汇合成山村质朴的乐章。

春天的雨是最珍贵的,甘雨降落,青青杨柳便有了韵味。吕梁山的春雨不像江南的雨那样缠绵、细腻。往往来的急,去得快,像朴实的种地人的性子,豪爽而干脆。雨点砸在树叶上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声响,像是敲打着鼓点,杨柳树被雨水洗得发亮,绿色的叶片上挂着晶莹的水珠,顺着叶片滚落,滴在地上,滋润着树下的小草。

雨停了,云开日出。辽阔的天空蓝得透亮,像一块蓝宝石。山区四野水汽氤氲,生机勃勃的草

木,清香混着黄土的气息,扑面而来,沁人心脾。此时的杨柳树,被雨水浸润得愈发浓郁,更加雄浑与清丽。

我喜欢,在长满垂柳的河边散步,亦喜欢在公路旁,白杨树林间浏览。家乡的杨柳虽然不像江南水乡的香樟那样高大、银杏那样端庄,但贫瘠土地上生长着的垂柳袅娜柔韧、生长着的白杨笔直挺拔。它们以平凡的姿态、壮实的身躯,守卫在黄土高原上。一年又一年地青了又黄,黄了又青,是一条北方大自然的生命线,串起了悠悠岁月,亦串起黄土、黄河的风情。

春风融融,杨柳青青。家乡的杨柳以平凡朴素的品质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里,用一抹青绿,抵御着风霜雪雨,相携着日出月升。在苍苔光阴里见证着家乡的变迁——从贫瘠的黄土坡,到如今的绿水青山;从破旧的土窑洞,到如今青砖砌成的新居。家乡变了模样,绿柳白杨生长得更多了、更茂盛了。依依袅袅,守着这片土地,守着家乡人的希望。

杨柳青青是家乡最美的诗行,杨柳依依是春天唯美的风景。它们温暖了岁月,惊艳了时光。

虽然杨柳不像松柏那样四季常青,不像梨果树那样以开花结果炫耀,但杨柳以春的青绿、夏的深绿、秋的浅黄,低调、质朴的形象赢得人们的赞誉。我喜欢杨柳树,垂柳、白杨永远在我的记忆中。

胭脂掌上的春天

□ 高满应

有些美,从不在初见时惊艳夺目,而在长久的沉默里悄悄酝酿。它藏在粗粝的掌纹间,等一束光,等一颗愿意守望的心,再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,捧出满掌芬芳。

我有一盆胭脂掌,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都嫌它粗笨平庸。几片扁平的绿掌疏疏落落,像被岁月压浅的手印,旁逸斜出,高低参差、大小不一,实在算不上好看。边缘还生着细密的刺,既无垂垂弱柳的柔媚,也无月季玫瑰的明艳。老伴看它长势杂乱,便拿起剪刀,把几处向外伸得过长掌片修去一截。在我心里,它几乎算不上“花”,只是窗台角落里一株不起眼的绿植,连多看一眼都少。我只当它是不用费心、耐旱易活的“懒人植物”,观赏价值寥寥,便任由它在积灰的陶盆里自生自灭,浇水也常常敷衍随意。

我从未期待它能开出什么花,更没想过,这株被我轻视已久的植物,会在某一天,悄悄给我一份惊喜。

直到今早,阴云散去,阳光被风揉得温柔,穿过玻璃,轻轻洒在那盆胭脂掌上。我无意间抬眼,忽然瞥见一抹异样的色彩顶端两片掌叶的边缘,竟凝着两枚小小的花苞,在粗糙

厚重的绿意里格外亮眼。它仿佛正一点一点,把积蓄了一整季的暖阳,都融进待放的花瓣里。那一刻,先前所有“丑陋”“无用”的嫌弃,瞬间随风散去。原来这株被我判作平庸的植物,竟藏着这般温柔的期许,在无人问津的时光里,把每一缕阳光、每一滴水,都默默酿成破蕊而出的芬芳。

胭脂掌虽其貌不扬,也曾被我轻视冷落,却始终不怨不恼,安然守着自己的节奏,默默扎根,静静孕育,活成最本真的模样。这般沉静与坚韧,实在让人油然而生敬意。

如今再看这盆胭脂掌,阳光穿叶而过,在墙上投下深浅错落的绿影。花苞缓缓舒展,花瓣泛着绸缎般的光泽。我忽然懂得:生命最动人的,从不是从一开始就光芒万丈,而是在平凡中守住向上的倔强,耐心守望属于自己的花期。我不再催促它快些开放,而是学着与它一同等待,等花苞完美舒展,等香气漫过窗台,也等自己在平凡日子里,读懂每一个“平庸”当下里藏着的春之密码。

当我们愿意蹲下身,细看那些被定义为“平庸”的生命,就会发现:它们正以独有的方式,在时光里悄悄酝酿一场名为“春天”的盛大突围。

编者按

春风拂过,万物舒展。枝头新绿、陌上花开,都是春天写给大地的温柔诗篇。本期版面,我们以笔墨赴春约,用字句藏生机,与您一同品读春日美好,共赴人间温柔。



春雨飘落

□ 郭雪萍

当枝头的残雪融化成水滴,当料峭的寒风收敛了锋芒,当小草迫不及待钻出地面,春雨便踏着轻盈的脚步,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人间。

春雨绵绵,一滴一滴,敲打着窗棂。它不像夏雨那般急躁,秋雨那般寒凉,只是不慌不忙地飘洒着。这样下雨的日子里,即便拿了伞,却还是喜欢在雨中漫步,感受那份清凉。

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,春雨是春天最动人的序曲。沐浴在春雨中,不由得多了几分温柔与浪漫。空气中飘散着雨丝夹杂着泥土的气息,让人觉得清爽又舒心。有了这场春雨,草木才会生长,花朵才会开放,春天才真正有了春天的样子。

俗话说:春雨贵如油。农民伯伯站在田间地头,看着春雨洒向庄稼,知道这一年的收成有了盼头,脸上溢满了欢喜。春雨用它独有的方式,支撑着一年的农时与希望,它让世间万物变得柔软而美好。

春雨过后,还可以捡地软。经过雨水的浸泡,原本缩成一团的地软便舒展开来,虽然还带着褶皱,却像盛开的花朵别有一番情趣。拿起一块放入手中,会有黏糊糊的感觉,好像蜗牛爬过。地软是十分美味的野味,可做汤,可凉拌,也可炖烧。

春雨飘落,让大地焕发生机,也让春天的脚步变得更加轻快。春天的美好,就藏在这一场场温柔的春雨里。

春之韵

□ 孔晓瑞

雪融土醒带微寒,晴光缓缓暖人间。长空洗碧云如絮,远山新翠鸟声欢。新柳初芽风里软,细雨轻笼万缕烟。最是一年春色好,诗情画意满山川。

七律·春

□ 王晓英

细雨绵绵润物华,微风淡淡护新芽。柳丝垂线初含绿,燕羽悬枝乍露糕。人面映红千树蕊,心舟荡碧一江霞。东君赠我生花笔,快意诗情落故家。